



再會韓國愚公

我第一次去濟州，大抵於十年前，留下印記中最亮亮的，除了花園般的濟州大學，就是由韓國外語大學研究院院長朴宰雨教授及濟州大學宋吟宣教授陪同去參觀享譽遐邇的「思索之苑」。

返港後，我寫了幾篇文章。這次濟州行，我們近三十位學者、作家也被安排去參觀思索之苑。

十年後的思索之苑，面貌已大為改觀了。可以說，門庭更雄偉，園林花木更繁茂了，規模更宏大了，佈局更整潔了，也更為現代化了。

思索之苑負責人成範永先生白髮比前靚亮，還是穿着一襲對襟的白麻布唐裝，與過去沒有兩樣；儼然一個典型農夫、一個典型的園丁。

眼看遊人如鯽，我問起他的夫人——十年前遇見的那個身軀有點佝僂而慈祥的老婦人。成範永說，他的太太因早年太辛勞，晚年積勞成疾，已舉步維艱了。

我不禁為之黯然。我的耳畔仍回響起成夫人寫的那一首樸實而饒有深義的詩——

在地球有一個小小的地方
有一個堅強的，智慧的民族
有一塊上天恩賜的土地韓國
在這塊土地的最南端
有一個迷人的和平之島
無論走到哪裡，都會感受它的美麗

這是濟州島的寫照，也是《永立苑》詩的開首。

成夫人年輕時是一個幹練的白衣天使，但她卻毅然嫁給從部隊退伍的阿兵哥。

丈夫成範永六十年代解甲歸來，曾在漢城開一爿小服裝店。在一次電視節目有關濟州的介紹——一睹這個坐落於韓國南端的海島風景：滿目蒼翠的漢拿山，加上藍天碧海，那顆心著實地被鎮住了。

(《韓國行》之七)



筆者(左)於今年4月28日參觀思索之苑，與成範永合影。作者提供



還我平靜的小島

近日見到戴着黑口罩甚至戴眼罩的人，個個會離一離，我老同學說：「似美國3K黨！」個心更慌！

怎麼香港這個小島，今天會這樣？什麼人要將我們的地方、我們的生活搗亂？要是這樣的話，香港還是福地嗎？和平示威變成什麼樣，大家心中有數，像那年的新年，旺角變成什麼樣子？恐怖至極呀！

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長大，這是我家，而這也是屬於我們中國一部分，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我得維護它，愛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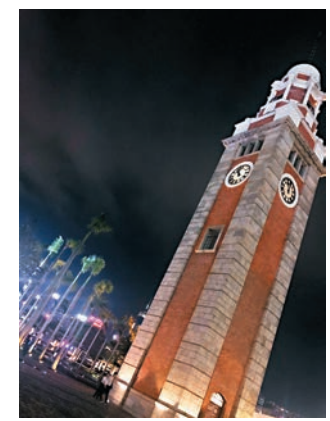
說到我家，便想起小時候我出生的地方，那地方叫大鵬村飛機庫，叫飛機庫應該是修理飛機零件的，接近飛機庫有一堆漂亮的小洋房，門前都有小花園，用麻石砌出外圍，常見牽牛花繞着小花園延伸至小洋房，記得喬宏叔一家住那裡，但我沒有去過他家，因為我不認識他們，只知道是明星。不過在他家門前與漂亮的五姨拍過照。

也知道另一家明星住在飛機庫後面，也是小洋房，是姜大偉John家，那時我認識他的一位姐妹，偶爾去他們家和她玩耍，不過沒有和男仔玩。我家則是另一種小石屋，三間屋連在一起，都是兩層的，我們環境普通，所以每家只住一層，我們住樓下，叫做一房一廳，一家幾口，幾個孩子，還有本事請位阿姨來照顧我們，真的

很擠迫。

雖然擠迫，但生活得很開心，左鄰右里大家互相關照，樓上樓下都熟悉，家家有小孩，玩在一起，幾乎吃在一起，也會幫媽媽做家务，怎樣也想不到我十歲女孩可以赤腳擔水，每天由井頭擔水回家，怎樣辦得到的呢！跟小朋友爬山、爬樹、拍公仔紙、彈波子、玩金絲貓等等，全是男孩子的玩意，男仔頭一個；男仔也好女仔也好，大家都相當友愛，家長們關係更緊密。想想這樣的日子，真的過得快樂、過得寧靜。

沒有今日的紛擾，沒有今日令人不安的情緒，沒有那麼恐怖的感覺，不會有戴黑口罩目露兇光的人到處竄動。我們大家只想為家好，為生活努力。我要這樣的生活，還我平靜的小島！



我們都愛這個地方，不容破壞。作者提供



在辦公室的保養大法

太太同事提及可說說她們的健康改變，想想也是個好題目。

同事天天見，最容易觀察到她們的需要。一個多胃氣，叮囑每天要在早上喝薑水；一個常有鼻敏感，要她天天喝點茴香草茶；一個常常手腳冰冷，要她買了暖水袋，天天坐下時敷着底椎。

不是人人聽話，但她們也有自己的方法，本來只是一、兩個人願意喝薑水，其他同事見到她倆面色好轉，也加薑粉到自己的奶或奶茶咖啡。雖不是最健康的方法，但總比一向不好。

暖水袋的反應最好，現在不論男女，人人一個，坐着的時候放肚前或腰後，有些人更自己買能放在膊頭的一款，可以敷着因長期用電腦而變得繃緊的膊頭。暖水袋最受歡迎，因為感覺很直接，一般怕熱的可以敷着腳底，脫下鞋子放在暖

暖的袋上，甚有浸腳之效。女人生理期自然會捧在腹前，男人就喜歡放在背部，舒緩腰痛。

問題嚴重一些的就要用薑貼了，現在同事都是大戶人家，每個月會一起買。大家也夾錢買了小小的按摩器，輪流使用。公司有中央冷氣，有時候十分冷，我們用膠條封着風口，大家的傷風次數也減少了。中央冷氣的空氣也不太好，公司窗不能開，不太流通，有時唯有點香薰精油，也有放濕效用。有人搬來空氣清新機，大家呼吸道的問題也有所減少。

大家也會互相提醒要拉拉筋，一個人去記着真的沒什麼動力，但大家定個時間，例如午飯前十分鐘，一起做簡單的伸展，就挺有效，也能持之以恆。另外，介紹了瑜伽波給同事，一坐愛上，天天對着電腦，試過站的，也試過跪的特別椅，最舒適還是瑜伽波，希望你們的公司也會容許。



天命與國畫之緣

若要追溯天命與藝術的緣分與興趣，應從第一次「退休」說起。當時是1992年，我移民加拿大，雖然不是身家豐厚，但也可以自給自足，享受生活。由於計算到自己還沒到享受名利的時間，所以選擇「隱退江湖」，只是業餘算命、看風水賺錢。

於是，便有更多時間分配給藝術。當時大概30歲初的我，更有緣跟隨余妙緻老師學畫。她是嶺南派趙少昂老師的得意弟子，有「牡丹王」之稱，畫作受到日本收藏家歡迎。

我與老師很投緣，她甚至把我認作乾兒子。更令人驚訝的是，她的第二個老師就是天運占星學的吳師青大師，因此她亦有分享吳師青大師的許多生平軼事和占星知識，令我受益良多。

在恩師門下，我學習的是嶺南派的國畫。既受藝術熏陶，亦有時間研究知識。還記得一開始學畫竹樹時，天命不捨得花錢買太多宣紙練習，便在

報紙上練。一兩年後逐漸打好基本功，竹樹、鳥類、蜜蜂……都曾躍然天命紙上。話說回來，不知閣下是否知道，若能把蜜蜂畫得漂亮，其實可與名畫家「聯手」，在畫中添上一隻蜜蜂，就可以擁有一張與畫家合作的作品？

天命恩師的恩師，便是嶺南派名畫家趙少昂大師。趙大師晚年入住九龍法國醫院，健康狀況堪憂，余老師囑咐我幫忙，我便特地從加拿大飛回香港，看看是否能從玄學、風水方面提供幫助。醫院中的趙大師雖然未到瀕留狀態，但亦可看出，人生的果實已然成熟，快要到達圓滿落下的一刻。最終，天命也只是有緣見到他沉睡的最後一刻罷了。

這便是我與國畫的緣分。回想那幾年，除了畫畫之外，也學習欣賞畫家的真跡，雖然物質上樸實無華，但精神上很富裕。大師們的作品和風骨，都滋養着我的生命，將永遠伴隨我，繞繞在記憶的深海中。



閨蜜文字的女書

比起追睇電視劇集，筆者較喜歡睇真人騷節目，因為這類節目會到很多不同地方，民族村子取景拍攝，大部分都是筆者不曾踏足過的地方，如當地民族的風土人情，習俗文化，於筆者來說(個人喜好)頗具吸引力。

內地某電視台攝製的一個真人騷節目，筆者是觀眾之一，尤其有一集說到「女書」，觸動着筆者對這文字來源的興趣；過往筆者也學習過中國書法，猶記得老師說過「女書」，但當時老師並沒有詳加解說何謂「女書」，筆者只知道是文字字體的一種。

「女書」，在很久很久以前，被視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女性文字，只有四個筆畫，就是點、豎、斜、弧，從上到下，從右至左，其字體特點是書寫呈長菱形，斜體修長像女性，比較柔美纖細，秀麗端莊，只存在女性友誼和感情表達的文字密碼。據承傳的人表示，「女書」文字創於當時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一位被無辜禁錮的女子為向外求救，又怕書信內容為別人所知，故擅長女工技藝的她，將工藝技巧化成文字，被其他看懂的女工將她救離險境，以致後來「女書」成為當地女性與女性(即現代的閨蜜)友情溝通的書信文字，久而久之這套婦女文字的「奇特」漢字，在當地是母親傳給女兒，輩輩相傳，更是傳女不傳男。

時至現代，曾一度被蒙上神秘面紗的「女書」已是女性自我認同，自尊自信自強的一種精神體現，不單止是傳承文字的「美態」，更有女性一個家庭中的「德尚美」家庭教育含義存在。

然而，「女書」也有這一說：人死書焚！因為「女書」中的這些心情、故事等是寄託着一個女人在這世界上發生的一切，如現代人所謂的「私隱」，死後將它焚化，一切也隨之而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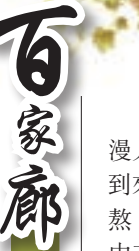
世界上所有的母親，似乎都是為了等待而存在。懷胎十月，等待降生；有你養你，等待長大；結婚生子，等待成人；更多時候，是漫漫人生道路上不為人知的等待，就像等待黎明到來之前的黑夜，就像等待鳳凰涅槃之前的煎熬。可以說，有多少等待就有多少隱忍，等待中有不放棄不拋棄的生命尊嚴，還有母者的忍辱負重和堅毅品格。

十六歲剛患病那會兒，關節疼痛起來如電流通過一般發生痙攣，我忍不住大喊出聲來，驚擾到鄰居。是母親沒白沒黑地照顧我，在床邊死死抓着我的手，生怕我有什麼不好的念頭。後來，我冒着被感染的風險，在家動了個手術，還是母親，每天給我清洗傷口、換藥、護理，深夜睡不着，我經常聽到她自言自語地說：「我閨女會好起來的！」

從那以後，我勤勉寫作，這一堅持就是十多年，轉身回望，我看到了一摞摞榮譽證書，密密麻麻的電子文檔，堆成小山的泛黃書籍，卻獨獨忽略了在那頭一直盯着腳尖眺望、目光從未離開的老母親。她的個頭矮了，雙腿彎了，眼睛花了，但是依舊不離不棄，等待我的出人頭地，等待我用筆碰出一條活路。

天下母親都是驚人般的相似。後來，讀歐陽修，我被他的作文之道所感動，「無它術，惟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更讓我久久觸動的是他母親的漫長等待。這要從《瀧岡阡表》的「誕生記」說起。《瀧岡阡表》與韓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並稱為中國古代三大祭文，但是，這篇祭表文最初的題目是《先君墓表》，歐陽修父親去世較早，他由母親鄭氏撫養長大，四十六歲那年母親病逝，他將其與父親合葬，安置在江西永豐沙溪以南的鳳凰山上，創作完成了《先君墓表》，以懷念母親，也包括父親的生平事蹟。此後他經歷仕途的起伏和磨難，官場的排擠和讒言，先後任參知政事、亳州知州、青州知州等，他對《先君墓表》多次修改，改為《瀧岡阡表》，瀧岡即永豐沙溪鳳凰山的一處地名，阡指墓道。相比之下，文章增加了一百餘字，卻擁有不同的情感深意。仔細對比，不難看出，後者着重

母親的等待與希望



沒有鄭氏寂寞守寡的漫長等待，就沒有北宋文學家、政治家歐陽修的青史留名，以及《醉翁亭記》對後人源源不斷的精神洗禮。歐陽修不僅是清醒的，而且清醒得可愛，得益於父親的教誨，母親的培養。所以，這種等待堪稱生命的奇跡。這使我更加想到我的母親，病重時她的堅守，發瘋似地求醫問藥，她沒有半句抱怨，直到現在，她依然在等待着什麼。

很多時候，我不敢直面母親，尤其不敢面對那些咬牙苦熬而望不見盡頭的夜晚，不敢直面打碎牙齒往肚裡咽的無奈，好像一閉上眼睛就失去了什麼，有種說不出的懼怕和惶恐。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勸慰自己的，面對這樣一個病孩子，這樣一個飄搖的家庭，我更不知曉她心裡的苦是如何排解的。我能夠做到的想方設法從別處尋找答案，看過太多母親不惜代價救子的新聞，紅了眼圈，一聲重重嘆息後，心靈發疼發緊至不能自己；翻讀史鐵生的《合歡樹》，其中有一句話，「別人告訴我，她昏迷前的最後一句話是，我那個有病的兒子和我那個還未成年的兒子……」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任由淚水肆意流淌，哭個痛快，哭個乾乾淨淨，似乎要把所有苦難重新清洗。母親沒有對我說過，「我不希望你成為什麼樣的作家，只希望你好好的，少受些罪」，但是，很多時候我覺得她已經在心裡說過很多遍。

或許這就是愛的召喚。她的等待中分明燃着我的希望，我的意志，我的永不屈服，一小撮的光亮，也是磷火的；而我，也是在茫茫中等等待着，像每天等待太陽的升起，落下，等待黃昏的光暈，晚霞，我在語言的國度中與文字世界親相愛，用近乎癡迷而詩意的表達向這個世界傳遞着什麼，似乎又什麼都沒傳遞。

就在我埋頭執筆的瞬間，下一個十年，已經到來，此刻，我想起了一句話：「人類的一切智慧都蘊含在這兩個詞中：等待與希望。」原來，母親就是希望的代名詞。母親在，希望就永遠不會破滅。

調父親歐陽觀為官處事、品德修養對歐陽修潛移默化的影響，而這些都是借母親之口說出，這裡面蘊藉着母親的苦心 and 寄託，反過來看，這何嘗不是歐陽修本人對母親的重新理解呢？

這讓我聯想到魯迅先生，他寫過十餘篇悼念亡人的詩文，都是在逝者去世相隔很久才動筆，一是為了避免應景之作，二是源自內心的巨大悲憫，關乎生死的思考，後者正是暗夜裡他反覆探問的體現。同樣地，歐陽修修改墓表文也是一種自我修正，逐漸走進母親的心靈。平日裡，他就有修改文章的習慣，哪怕是二十幾個字的便條，他也要先打個草稿，所以他的詩文留下多個版本。傳說當年他將《醉翁亭記》一張一張貼在大街小巷，供大家提建議，然後再修改。

而從《先君墓表》到《瀧岡阡表》，明顯看出他的心靈軌跡和精神版圖。比如，「吾何待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我之所以一輩子守寡到現在，因為我了解你的父親，他對你有很大的期待，我對你也有很高的期望。他還增加了一句，「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有，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你父親去世的時候，不知道你將來是否有出息，但我從你父親那裡可以斷定，他的後人必定有出息。字裡行間傳達出歐陽修是家族的希望，遷迴出母親的拳拳之愛。

《先君墓表》中有一處細節。有天晚上，歐陽觀對妻子鄭氏訴說自己的為官之道，這時候他看到媽媽抱着歐陽修站在門邊，他覺察到自己活不過過年，等不到孩子成年，便囑咐妻子將這番話告訴長大後的兒子。讀到這裡，我的心頭掀起圈圍的漣漪，他一語道出了鄭氏的內心獨白，「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鄭氏沒有多少文化，將歐陽觀的仁厚愛民傳達給兒子，這儼然是深藏着一份希望。

鄭氏的偉大在於獨自吞嚥寂寞，等待兒子有一天出人頭地；而歐陽修相隔十八年後修改墓誌表，也是一種等待……等到自己有足夠的成就光宗耀祖，再來追溯家庭歷史脈絡，同時汲取祖輩人格養分，這亦是一個人走向成熟、不斷歷練的精神境界。我從中讀懂了一位母親的堅韌不拔和良苦用心，讀懂了一個兒子的厚積薄發和文學情懷……既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豁達灑脫，也有「名雖為翁實少年」的赤子之心，還有「行樂直須年少」的曠達胸襟。

調父親歐陽觀為官處事、品德修養對歐陽修潛移默化的影響，而這些都是借母親之口說出，這裡面蘊藉着母親的苦心 and 寄託，反過來看，這何嘗不是歐陽修本人對母親的重新理解呢？

這讓我聯想到魯迅先生，他寫過十餘篇悼念亡人的詩文，都是在逝者去世相隔很久才動筆，一是為了避免應景之作，二是源自內心的巨大悲憫，關乎生死的思考，後者正是暗夜裡他反覆探問的體現。同樣地，歐陽修修改墓表文也是一種自我修正，逐漸走進母親的心靈。平日裡，他就有修改文章的習慣，哪怕是二十幾個字的便條，他也要先打個草稿，所以他的詩文留下多個版本。傳說當年他將《醉翁亭記》一張一張貼在大街小巷，供大家提建議，然後再修改。

而從《先君墓表》到《瀧岡阡表》，明顯看出他的心靈軌跡和精神版圖。比如，「吾何待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我之所以一輩子守寡到現在，因為我了解你的父親，他對你有很大的期待，我對你也有很高的期望。他還增加了一句，「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有，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你父親去世的時候，不知道你將來是否有出息，但我從你父親那裡可以斷定，他的後人必定有出息。字裡行間傳達出歐陽修是家族的希望，遷迴出母親的拳拳之愛。

《先君墓表》中有一處細節。有天晚上，歐陽觀對妻子鄭氏訴說自己的為官之道，這時候他看到媽媽抱着歐陽修站在門邊，他覺察到自己活不過過年，等不到孩子成年，便囑咐妻子將這番話告訴長大後的兒子。讀到這裡，我的心頭掀起圈圍的漣漪，他一語道出了鄭氏的內心獨白，「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鄭氏沒有多少文化，將歐陽觀的仁厚愛民傳達給兒子，這儼然是深藏着一份希望。

鄭氏的偉大在於獨自吞嚥寂寞，等待兒子有一天出人頭地；而歐陽修相隔十八年後修改墓誌表，也是一種等待……等到自己有足夠的成就光宗耀祖，再來追溯家庭歷史脈絡，同時汲取祖輩人格養分，這亦是一個人走向成熟、不斷歷練的精神境界。我從中讀懂了一位母親的堅韌不拔和良苦用心，讀懂了一個兒子的厚積薄發和文學情懷……既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豁達灑脫，也有「名雖為翁實少年」的赤子之心，還有「行樂直須年少」的曠達胸襟。

沒有鄭氏寂寞守寡的漫長等待，就沒有北宋文學家、政治家歐陽修的青史留名，以及《醉翁亭記》對後人源源不斷的精神洗禮。歐陽修不僅是清醒的，而且清醒得可愛，得益於父親的教誨，母親的培養。所以，這種等待堪稱生命的奇跡。這使我更加想到我的母親，病重時她的堅守，發瘋似地求醫問藥，她沒有半句抱怨，直到現在，她依然在等待着什麼。

很多時候，我不敢直面母親，尤其不敢面對那些咬牙苦熬而望不見盡頭的夜晚，不敢直面打碎牙齒往肚裡咽的無奈，好像一閉上眼睛就失去了什麼，有種說不出的懼怕和惶恐。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勸慰自己的，面對這樣一個病孩子，這樣一個飄搖的家庭，我更不知曉她心裡的苦是如何排解的。我能夠做到的想方設法從別處尋找答案，看過太多母親不惜代價救子的新聞，紅了眼圈，一聲重重嘆息後，心靈發疼發緊至不能自己；翻讀史鐵生的《合歡樹》，其中有一句話，「別人告訴我，她昏迷前的最後一句話是，我那個有病的兒子和我那個還未成年的兒子……」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任由淚水肆意流淌，哭個痛快，哭個乾乾淨淨，似乎要把所有苦難重新清洗。母親沒有對我說過，「我不希望你成為什麼樣的作家，只希望你好好的，少受些罪」，但是，很多時候我覺得她已經在心裡說過很多遍。

或許這就是愛的召喚。她的等待中分明燃着我的希望，我的意志，我的永不屈服，一小撮的光亮，也是磷火的；而我，也是在茫茫中等等待着，像每天等待太陽的升起，落下，等待黃昏的光暈，晚霞，我在語言的國度中與文字世界親相愛，用近乎癡迷而詩意的表達向這個世界傳遞着什麼，似乎又什麼都沒傳遞。

就在我埋頭執筆的瞬間，下一個十年，已經到來，此刻，我想起了一句話：「人類的一切智慧都蘊含在這兩個詞中：等待與希望。」原來，母親就是希望的代名詞。母親在，希望就永遠不會破滅。



天下母親對子女的照顧，都是無微不至。網上圖片



下嫁與高攀

飲譽全球的鋼琴王子郎朗，和同為音樂才女的吉娜，喜結連理，並在凡爾賽宮舉行了盛大的結婚典禮。顏值和才華同樣出眾的新娘，一連幾天登上了各大社交媒體的熱搜榜。2006年，少年成名的郎朗，第一個通過「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成為香港居民。港媒對於郎朗大婚的報道，也都不吝版面。就在這對堪稱璧人的伉儷享受郎才女貌盛讚之外，有女權主義者發出了不同的聲音，覺得新娘有「下嫁」之嫌：不僅年齡相差了12歲，中年發福的郎朗，在容貌上也遜色不少。

郎朗娶妻的新聞熱度未退，國民姐姐林志玲趕在端午前一天忽然發微博官宣，已與其細7歲的日本男歌手註冊結婚。44歲的她發表愛宣言時坦承，跌跌撞撞、兜兜轉轉之後，仍然看見了愛情的模樣，於是決定執子之手共組家庭。相較於志玲姐的知名度，她的新婚夫婿理應自嘆不如。香港人比較實際，志玲姐身材高挑，容貌娟好，素有「台灣第一美女」之稱，又身價不菲，即便不入豪門，至少也得嫁給一個罩得住她的人吧。「下嫁」之說難免再度泛起。

婚姻無非三種情況，下嫁，高攀，門當戶對。傳統觀念以為，嫁女需要高攀，因為嫁女須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戒。娶婦需要下嫁，因為娶婦須不若吾家，則事舅姑必謹。相較之下，門當戶

對則是婚姻裡最上乘的選擇。家世、教養、容貌、性情，彼此旗鼓相當，在天長地久的家庭生活中，更容易琴瑟和鳴歲月靜好。如此看來，吉娜容貌身材不輸一線女星，鋼琴才華亦已獲公認，再加上精通五國語言，與成名多年且公眾形象積極正面的郎朗，實屬門當戶對。志玲姐另一半的名氣，雖在華人世界不夠高，但在競爭激烈的日本也是粉絲無數。同為演藝圈中人，又各自憑實力打下一片天地，這一對伉儷應屬於旗鼓相當。下嫁之說明顯有酸葡萄心理之嫌。

當然，吃瓜群眾熱議名人婚姻，不過是飯後一時興起的談資。關起門來過日子，或甘之如飴，或水深火熱，全是別人的生活，套用一句剛流行的網絡熱詞，就是兩女無瓜(與你無關)。

下嫁是個選擇題，高攀著實是個難度頗大的技術活。但凡下嫁，自帶的優越光環，在家庭生活裡必定經久不退。由此衍生出的頤指氣使成為慣常之後，觸發婚姻破裂的隱患，亦就此埋下。另一方面黃騰達時，過往的諸多發難，必是引爆的燃子。想要高攀，自身資質格外出挑是基本配置，低眉順眼迎來順受，更可能是常態。所謂高攀，多半是經濟條件不如對方。在這樣的家庭生活中，與其他家庭成員在人情世故、消費觀念，乃至審美情趣等方面的衝突在所難免。日積月累，心意難平患得患失還是小事，伏低做小委曲

求全，便會終日籠罩。旁人艷羨的錦衣玉食養尊處優，漸漸地也會遮不住爬滿了哀怨的整張面孔。所謂家門多怨婦，大抵是這樣的緣故。

上乘的婚姻當然是門當戶對。三觀一致的前提下，柴米油鹽家長裡短，磕磕碰碰吵吵鬧鬧，不僅不會觸及婚姻的根基，反倒有愈磨愈合甜蜜的功効。然，人心有七竅，追求超越本階層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選擇。藉婚姻之便，彌補原生家庭的短板也是人之常情。下嫁與高攀的情況也就多有發生。但婚姻看似是一份雙方都須遵守的契約，實則是兩個人你疼我愛終身為伴的居家生活。無論婚前各自社會評價差距有多大，當你情願選擇走進婚姻那一刻起，看待對方便只能有一種角度，平視。

這才是幸福婚姻裡的定海神針。

求全，便會終日籠罩。旁人艷羨的錦衣玉食養尊處優，漸漸地也會遮不住爬滿了哀怨的整張面孔。所謂家門多怨婦，大抵是這樣的緣故。

上乘的婚姻當然是門當戶對。三觀一致的前提下，柴米油鹽家長裡短，磕磕碰碰吵吵鬧鬧，不僅不會觸及婚姻的根基，反倒有愈磨愈合甜蜜的功効。然，人心有七竅，追求超越本階層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選擇。藉婚姻之便，彌補原生家庭的短板也是人之常情。下嫁與高攀的情況也就多有發生。但婚姻看似是一份雙方都須遵守的契約，實則是兩個人你疼我愛終身為伴的居家生活。無論婚前各自社會評價差距有多大，當你情願選擇走進婚姻那一刻起，看待對方便只能有一種角度，平視。

這才是幸福婚姻裡的定海神針。



美麗人生恍如燦爛景色一樣。作者提供